



有时，正是那些深入肌理的伤痕与修补它们的努力，让生命变得比原本更坚韧。真正的洞察，往往不依赖于双眼。

盲匠与裂瓮

文 | 织梦 图 | 德德德

古时候，有个手艺绝伦的老陶匠，眼睛忽然失明了。他守着铺子，整日摩挲那些完好的陶器，唉声叹气。邻居们可怜他，把家中破损的瓦罐、裂了缝的陶瓮都送来，说：“老师傅，这些东西，您摸着解闷吧。”

老陶匠的手一碰到那些残缺的器物，精神竟振作起来。他粗糙的手指像蚂蚁探路，在每一道裂缝、每一个豁口上细细爬行。他吩咐儿子：“取我的黏土和工具来。”儿子不解：“爹，这些都是要扔的破烂，修它作甚？”老匠人不答，只沉浸在自己的黑暗里。

他用指尖感受着裂痕的走向与深度，将调好的黏土细细填补，再用自制的工具在内壁反复刮抹、打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那些破瓮烂罐在他手中仿佛重获了生命。邻居来

取，他分文不收，只在每个瓮注满水后，将耳朵贴近，静静倾听。哪怕一丝微弱的渗漏水声，都逃不过他的耳朵。他会抱回去重新修补，直到万无一失。

一年大旱，河水枯竭，井水见底。村民们储存清水的陶瓮许多都裂开了缝，水一点点漏光，人人焦灼。这时，那些被老陶匠修补过的陶器，却个个滴水不漏，成了最珍贵的家当。人们又惊又喜，纷纷围到他的铺前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老师傅，连好陶瓮都裂了，为何您修补过的，反倒一滴不漏呢？”

老陶匠依旧坐在黑暗里，平静地回答：“完好的陶器，我只知其表。而这些裂过的，我的手指走过它的每一道伤痕，知道它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，该如何用力，才能让它从内里真正坚固起来。”



冬阳暖被香

文 | 张丹

古人说：“杲杲冬日光，明暖真可爱。”这样的好天气，最宜把被子抱出去，晒一晒日光的暖。阳光穿过树枝的缝隙，在被面上洒下细碎的光斑，风一吹，光斑就挪着步子跳起舞来。偶尔有枯叶落下，在被角打个转，又被风卷走，像在偷偷玩捉迷藏。棉被在太阳下慢慢变得蓬松，就像个喝饱了奶的娃娃，透着一股子精气神。

晒被子的空档，我泡了杯热茶，看着热气一缕缕往上飘，和阳光缠在一起。茶香里，忽然想起白居易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邀约，原来温暖从来都不是孤零零的——可以是一杯茶的热气，一床被子的软和，也可以是跟人掏心窝子的相处。这么平常的晒被子，里面其实也藏着和日子相处的道理。就像四季轮回，该冷就冷，该暖就暖，棉被得晒过太阳才软和，人过日子也一样，得把心里的那些烦心事拿出来“晒晒”，才能留住心里的暖意。

太阳慢慢往西沉，光也淡了下来，我把被子收了回去。叠被子的时候，指尖碰到的全是蓬松柔软，鼻子里满是阳光与棉花混合的香味。这香味不像花香那么浓，却让人心里安安稳稳的，像是日子慢慢沉淀下来的温柔。

原来好日子从来不在远处，就藏在这些平常的烟火气里。晒一床被子，是与冬天好好相处，也是跟自己说说话。把寒气晒成温暖，把心里的毛躁晒得平和，就像漫长的冬天总会过去，那些让人难受的寒凉，都会在时光的暖阳里，慢慢变成过去的事儿。

► 理享人生

绘 | 小男孩



害怕跌倒的人永远学不会走路。